

每年春节看望老友吴钧陶

2006年,著名翻译家吴钧陶先生八十寿庆时,草婴夫妇也来参加,气氛十分热烈。席间,吴老的学生送了一件T恤衫,并建议吴老穿在身上请与会者签名。草婴夫妇也高兴地在衣服上签了名,并和吴老握手,祝他健康长寿,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这次聚会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吴钧陶、杨昭华夫妇多次对我说起,草婴、盛天民夫妇对他们非常关心。草婴年长吴钧陶六岁,多年来,草婴先生在春节时总要看望他们。盛天民说,草婴过年时不太到别人家做客,但他关心体弱年迈的老同志,吴老腿不好,他总是放在心上,每年都要去看望他。

宴会期间,我邀请韦泱一起与草婴夫妇合影。草婴先生欣然同意。韦泱与草婴先生友谊颇深。韦泱在“文革”后从文庙等旧书市场觅到了草婴的不少著作,送给草婴先生,草婴非常高兴。盛天民手中有一本草婴写的《我与俄罗斯文学》,她说:“这本绝版书就是韦泱从旧书市场淘来的。”

2006年的聚会十分难得。遗憾的是过了没多久,草婴先生不慎从沙发上滑下来,引起旧伤复发,住进医院,一直至今。那次聚会也成了我们珍贵的回忆。

拒绝批判满涛和傅雷

草婴先生一身正气,铮铮铁骨无私无畏。

他不讲假话不做违心事。著名翻译家满涛在“反胡风”时成了批斗对象,傅雷在“反右”时被戴上右派帽子,有关部门要草婴写文章批判他们。但草婴认为他俩都是好人,是对国家有过贡献的人,绝不是我们的敌人,他一个字也没写。草婴认为人活着不能说谎话,不能做违心事,更不能弯腰背背随风摇摆。

“文革”中,草婴被戴上“修正主义”“中国的肖洛霍夫”等帽子,被关起来批斗。盛天民也因此受到连累,她还被造反派押送到农村,在农村接受批斗。造反派对农民说,她是“中国赫鲁晓夫的臭婆娘”(他们把肖洛霍夫错叫成了赫鲁晓夫),把她双手反捆,强迫她跪在长条凳上,用凳脚打她的头和背。她的头上被打出好多硬包,头发也被剪得惨不忍睹。尽管



■ 1985年草婴访苏时参观托尔斯泰故居

受到非人的折磨,盛天民还是坚信草婴没错。盛天民说,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证明她当年选择草婴是对的,他们在一起经历了多少风雨的考验啊!“文革”中,盛天民因为草婴而受到牵连和迫害。有一次草婴问她“后悔吗”,她坚定地回答说:“没什么!你是对的,我就支持你!跟你走,无怨无悔!”

冒险接待姜椿芳

“文革”时期,姜椿芳被关在北京秦城监狱。6年后,即1975年才被释放出来。他写信给草婴,问上海有没有地方可以让他休养。草婴收到信后,立马写信告诉他:你来好了,就到我们家挤挤吧!

1976年9月9日上午,工宣队宣布,今天有重大消息发布,任何人不得请假,不得离开单位。可是下午5点钟时,姜椿芳要乘船从青岛到上海。如果不去接他,姜椿芳就无法到草婴家。他最后决定不对任何人讲,也没引起别

人注意,悄悄溜了出去。到了下午4点钟,广播传出消息,毛泽东主席逝世了。

草婴在码头上接到了姜椿芳一家。看到虚弱的老姜,他心里感到非常难受。晚上,草婴夫妇准备了些酒菜欢迎他。但他们只能拉紧了窗帘,怕被人看见又要惹出麻烦。

在上世纪40年代,草婴在姜椿芳的介绍下参加了中共领导下的时代出版社工作。80年代,草婴到了退休年龄,理应享受离休干部的待遇。姜椿芳为他办好了证明,可是草婴放弃了。他说:“我可以靠翻译工作生活。”

他睁开眼睛笑了

草婴以一己之力翻译了托尔斯泰全部小说,计有400万字,12卷。此外,还有肖洛霍夫等多位苏联作家作品。这是令人钦佩的。在我国,继英国文豪莎士比亚作品译者朱生豪、法国文豪巴尔扎克作品译者傅雷之后,草婴是又一个翻译大家。由于他在翻译工作上的辉

煌成就,2014年12月,他荣获了“上海文学艺术奖·终身成就奖”的殊荣。

听到这个消息后,夫人盛天民及家人都为他感到高兴。可惜在2008年,草婴不幸从沙发上滑下来伤及胸椎老伤,在医院一住就是六年,几次病危,草婴顽强与病魔抗争,每次都转危为安。目前,草婴先生的病情已趋于平稳,但已不能讲话,对周围事物和人的识别能力也大大降低。在这种情况下,盛天民凑到草婴的耳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他。草婴虽然无法说话,但平时连周围动静都没有什么反应的他竟睁开眼睛对她笑了笑,好像在说:我听到了,我听懂了!盛天民和周围人都感到非常高兴,要知道这简直是奇迹啊。

当然最兴奋的是盛天民,她想起了草婴曾对她说过:人的精力、时间都是有限的,把有限的精力、时间用到最应该用的地方就是胜利。

那天,盛天民代表草婴在获奖大会上发言:首先我要感谢大家给草婴这么高的荣誉。

草婴说:“我是一棵小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棵小草来到世上就是给黄土地增添一丝绿意。”这是他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为此,70年来,在历史漩涡中,他艰辛地走在介绍外国文学的路上。他翻译反法西斯罪行的作品,他翻译反封建专制的作品,祈盼世界和平和正义。他介绍“真、善、美”的作品给中国读者,使我们了解世界上杰出人物的思想和精神,以丰富我们自己的思想感情。

草婴渴望人类能自由、平等、博爱、发扬人道主义精神,人与人之间充满爱。

他希望世界阳光明媚,郁郁葱葱,一片绿茵,繁花似锦,春满人间。

……
是的,草婴是胜利者,这个胜利是他战胜了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才取得的啊!

摘自《上海滩》11月刊

一颗子弹与一部红色经典

高建国

4.东来茶馆

为防敌突袭,刘飞组织大家制定了不同情况下的应对方案,安排轻伤员担任警戒,还口述书信给湖区一些地方武装头领胡肇汉等人,明以公理,晓以大义,使其避免与“江抗”伤病员为敌,防止日伪加紧勾结增加伤病员坚守芦荡的压力。刘飞还时刻注意与当地党组织保持联系,紧紧依靠党和湖区内外的进步群众,做好伤病员掩护和医疗生活保障工作。

一天,刘飞伤口恶化,被抬到张家浜救治,刚进村鬼子就来了。几个老乡赶紧拿来白布将刘飞从头到脚裹起来,往河浜抬去。鬼子上前盘问,老乡说是个死人,抬去安葬。刘飞刚被放进小船,鬼子又追来了。老乡迅速撑船离岸,小船箭一般钻进芦苇荡。

秋雨连绵,湖水暴涨,芦苇荡中少有立足之地。到10月中旬,少数重伤病员不治牺牲后,又零星转来了一些新的伤病员。入夜,患难与共的战友们手拉着手,不敢打盹儿。但清晨发现,有个伤病员还是被湖水余走了,也不知姓甚名谁。艰苦的环境加剧了一些伤病员思想的波动,有的提出要找大部队去,不愿憋在这里受窝囊气。刘飞意识到这样下去不行,必须赶快恢复和健全党的组织。根据他的指示,知识分子家庭出身、因严重腹泻入院的6团作战参谋夏光,召集全体伤病员开会,登记了与会的36人的姓名和经历,并安排伤势较轻者放哨。会上有人还提议,以伤病员为主体,组建“江南抗日义勇军留守总队”,由已基本康复的夏光担任队长。夏光笑笑说,现在还不是时候,何时能走出芦苇荡,立一个番号。此后,陆续又有一些伤病员进入阳澄湖芦苇荡中的后方医院,前后有上百人之多。

1939年秋深的一天,常熟董家浜西南梅村东来茶馆,来了一位面孔清瘦的中年茶客,径直坐于一张临窗的桌前,冲着茶馆老板悠闲地喊一声:“雨前茶,来一壶!”“雨前茶来



喽!”随着一声娴熟的应答,那个被唤作胡广兴的老板端起一壶雨前茶,三步并作两步来到中年茶客桌前,一双机灵的眼睛扫视四周,边布茶边朗声唱起了茶歌:“饭后茶消食,酒后茶解醉,午茶能提神,晚茶难入睡;空腹饮茶使人心慌,过量饮茶令人消瘦;淡味茶清香养神,隔夜茶勿要入口;滚烫茶伤胃,慢饮茶无愁……”

中年茶客在茶馆小坐片刻后,趁付茶钱之机小声向老板胡广兴交代:“两天内把‘蚂蚁爬,劈里扑’(常熟境内小商贩的一句缩脚韵,意为蚂蚁爬山,劈里扑落,山谐音三,落谐音六,“三六”即中共常熟县委给伤病员的临时代号)全部转移到湖西,否则他们都会饿死!”这位神秘的中年茶客,就是负责安置和救护伤病员的中共常熟县委委员、原常熟“民抗”司令员任天石。

坐落在阳澄湖畔的东来茶馆,是中共常熟县委设立的一个秘密交通站。老板胡广兴是中共党员,以经商作掩护,做党的秘密交通员工作。刚才胡广兴唱的茶歌,是向县委领导任天石汇报工作。

翌日落时,董家浜湾汉里,一只无篷小船忽然离岸而去。巡查的鬼子和汉奸连声喝问,堤下有人答:“起风哉,绳子断了!”鬼子要村民下湖把船拉回来,早已潜在人群中的胡广兴跳下水去,游不到十丈远就双手乱舞,濒于灭顶,在大呼小叫救命声中,被乡亲们拉上岸来。被蒙骗的日本鬼子和汉奸气呼呼走开,已漂远的下小船忽然冒出一个,驾船飞快驶入湖心芦苇荡,连夜把30多个伤病员转移到湖西张家浜。这个靠一根芦苇管潜水托船到湖心,趁天黑驾小船进芦苇荡连夜转移伤病员的小伙子,就是东来茶馆老板胡广兴的侄子胡小龙。

东来茶馆老板胡广兴,是后来担任中共常熟县委书记并领导新四军伤病员的任天石少年时同学。在“江抗”主力西撤,伤病员苦守芦苇荡和湖滨村落、东路根据地建设处于低潮的困难时期,胡广兴凭借熟悉当地地形和敌、我、友情况的优势,与侄子胡小龙一道,机智勇敢地担负地下联络站工作,给伤病员传送上级指示和重要情报,帮助转运物资药品,危急关头设法使伤病员脱离险境。

16.治水工程开始

有必要介绍一下江湾的古地理,江湾也是吴淞江的一个大浦,这里需要引出“华亭海”的概念。所谓“华亭海”,是当时华亭县治东北的一片吴淞江出海口之地,地域相当于今天的上海市区范围。考古学家黄宣佩认为华亭海北起今江湾镇北与今五角场镇之间,《宋会要辑稿·食货十七》称江湾浦“边枕吴淞大江,连接海洋大川”,可理解为吴淞江水由此入华亭海。在青龙镇繁盛时已有不少商人进出江湾贸易,官府在江湾置场辐辏之地,南擅漕浦、华亭、青龙、江湾牙客之利,北兼顾泾、双浜、王家桥、南大场、三椽浦、沙泾、沙头、掘浦、萧泾、新塘、薛港、陶港沿海之税,每月南货商税数以万计。”开禧二年(1206年)黄姚镇兴起(在今宝山区月浦镇附近),黄姚镇,又称黄容镇、黄姚港,北宋时设黄姚盐场,隶昆山。后黄姚镇岸坍塌,且当地无榷货务,无奈地退出海外贸易的竞争,实际上黄姚港并没有得到充分发展,而地处吴淞江入海口附近的江湾浦则成了新的泊船点,是海船进出青龙镇港和上海港的必经之地。江湾也曾经是南宋名将韩世忠所部驻军之中枢,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韩世忠以中军驻江湾,随军家属也前来居住。江湾既为军事据点,就需要各种供应,久之而成市井繁华之所在。六年之后(1136年),江湾已为商贾往来冲要之地。为此,昆山知县上奏朝廷在江湾浦口置榷货场,量收过税。而彼时的上海镇,也只是作为华亭新兴的商业市镇在崛起。可以说,江湾的起点绝不逊于上海。但是,位于吴淞江南岸的上海镇港地理位置相对优越,至南宋晚期已经“人烟浩穰,海船辐辏”,弘治《上海志》记载当地“宋时蕃商辐辏,乃以镇名,市舶提举司及榷货场在焉”,又记载“咸淳中提举松江府市舶,分司上海镇。”上海镇在城市化的轨道上迅速前行,最终发展为商业大都市;江湾却没有完

成独立的城市化历程而只是依附于上海,成为上海的一个城区,其中的原因值得探究。明代“黄浦夺淞”后,黄浦江水系繁盛,引来了上海港再度崛起。

治理太湖水患,过去一直是以治理吴淞江作为抓手。长久以来,人们习惯了这样的思维,吴淞江是东西流淌,“势大而横”,太湖在西,大海在东,西水东流则顺而畅,只有依靠吴淞江排水才是解决水患的唯一办法。虽然也有人主张通过黄浦江来解决水灾之患。但反对者认为黄浦江是南北之流,“势小而纵”,南水北流是逆而隔,甚至认为“江有人海之名,浦无上海之理”,但是对吴淞江的治理,多年也不能奏效,日久天长,疑问也在人们的争论声中渐渐大了起来。户部尚书夏原吉到任后,采用邑人叶宗行的建议,决定采取治浦的主张进行整治,这是黄浦江的历史转折点,新思路带来新变化。倘若继续吴淞江的治理模式,也就没有后来上海港的再度崛起与发展,上海这个城市也许就向西移动了。

明永乐元年(1403年),治水工程开始,第一步,疏浚吴淞江南北两岸的支流安亭等浦,引太湖水入浏河和白茆直注长江。这年征调民工十多人,到年底完成疏导工作。接着利用黄浦江排水,时黄浦江旁有条范家浜,直接通达南漕浦口出海。《明史》记载:“松江大浦乃通吴淞要道,今下流壅塞,难即疏浚,旁有范家浜,至南漕浦口可通达海,宜浚令深阔,上接大浦浦以达苏湖之水……水道既通……水患可息”。也就是说,利用黄浦江的上游和中游,同时利用范家浜作为下游和出口,使太湖之水直接经黄浦江和范家浜来排泄。永乐二年(1404年)一月,数十万民工开始施工,同年九月完工,共开掘一万二千丈。经过这次治理,太湖之水百分之八十通过黄浦江排泄。黄浦江成为太湖流域的总泄路,水患问题基本得到控制。由于这次治理形成了一条以大黄浦、范家浜、南漕浦所组成的新河道,这就是今天的黄浦江,它不断扩大,比过去宽好几倍,而范家浜则淹没在黄浦江内,成为黄浦江的一段。黄浦江的形成,为长江口建立新港口创造了条件,没有黄浦江,也就没有今天的上海港。

醉上海

仲富兰

